

1338

丁一

中国现代文学 作品选读



七省(区)十六院教社文系编

出版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下册)

目 录

多收了三五斗	叶圣陶(1)
《多收了三五斗》分析	90
一篇宣言	叶圣陶(21)
《一篇宣言》分析	
名优之死	田 汉(38)
《名优之死》分析	32
日出(略)	曹 禺(80)
《日出》分析	
骆驼祥子(略)	老 舍(100)
《骆驼祥子》分析	
给战斗者	田 间(119)
《给战斗者》分析	
短诗(三首)	田 间(133)
短诗(三首)分析	
黄河大合唱	光未然(137)
《黄河大合唱》分析	
三块钱国币	丁西林(149)
《三块钱国币》分析	
白杨礼赞	茅 盾(171)
《白杨礼赞》分析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 汀(180)

《在其香居茶馆里》分析	
屈原(略).....	郭沫若(202)
《屈原》分析	
法西斯细菌(略).....	夏衍(213)
《法西斯细菌》分析	
我的“自白”书.....	陈然(221)
《我的“自白”书》分析	
李有才板话(略).....	赵树理(225)
《李有才板话》分析	
白毛女(略).....	贺敬之、丁毅等(235)
《白毛女》分析	
王贵与李香香(略).....	李季(250)
《王贵与李香香》分析	
荷花淀.....	孙犁(259)
《荷花淀》分析	
石青嫂子.....	艾芜(272)
《石青嫂子》分析	
暴风骤雨(略).....	周立波(302)
《暴风骤雨》分析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略).....	丁玲(321)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分析	
无敌三勇士.....	刘白羽(331)
《无敌三勇士》分析	
漳河水(略).....	阮章竞(353)
《漳河水》分析	
后记.....	(364)

多收了三五斗

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齐船舷的菜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一漾一漾地，填没了这船和那船之间的空隙。

河埠上去是仅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街道。万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边。朝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着几顶旧毡帽上。

那些戴旧毡帽的大清早摇船出来，到了埠头，气也不透一口，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

“糙米五块，谷三块，”米行里的先生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旧毡帽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

“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

“那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各处的米像潮水一般涌来，过几天还要跌呢！”

刚才出力摇船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今年天照应，雨水调匀，小虫子也不来作梗，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那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

“还是不要祟的好，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从简单

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先生冷笑着，“你们不祟，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

洋米、洋面，外洋大轮船，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不祟那已经送到河埠头来的米，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祟呢？田主那方面的租是要缴的，为了雇帮工，买肥料，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

“我们摇到范墓去祟吧，”在范墓，或许有比较好的命运等候着他们，有人这么想。

但是，先生又来了一个“嗤”，捻着稀微的短髭说道：“不要说范墓，就是摇到城里去也一样。我们同行公议，这两天的价钱是糙米五块，谷三块。”

“到范墓去祟没有好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这里到范墓要过两个局子，知道他们捐我们多少钱！就说依他们捐，那里来的现洋钱？”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点？”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

“抬高一点，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我们这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你们要知道。抬高一点，就是说替你们白当差，这样的傻事谁肯干？”

“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去年的祟价是七块半，今年的米价又卖到十三块，不，你先生说的，十五块也卖过；我们想，今年总该比七块半多一点吧。那里知道只有五块！”

“先生，就是去年的老价钱，七块半吧。”

“先生，种田人可怜，你们行行好心，少赚一点吧。”

另一位先生听得厌烦，把咀里的香烟屁股扔到街心，睁

大眼睛说：“你们嫌价钱低，不要糗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罗索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

三四顶旧毡帽从石级下升上来，旧毡帽下面是表现着希望的酱赤的脸。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破布袄的肩背上。

“听听看，今年什么价钱？”

“比去年都不如只有五块钱！”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神色。

“什么！”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会儿又迸裂了三四个。

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在敞口船里的米可总得糗出；而且命里注定，只有卖给这一家万盛米行。米行里有的是洋钱，而破布袄的空口袋里正需要洋钱。

在米质好和坏的辩论之中，在斛子浅和满的争持之下，结果船埠头的敞口船真个敞口朝天了，船身浮起了好些，填没了这船那船之间的空隙的菜叶和垃圾就看不见了。旧毡帽朋友把自己种出来的米送进了万盛米行的廐间，换到手的或多或少的一叠钞票。

“先生，给现洋钱，袁世凯，不行么？”白白的米换不到白白的现洋钱，好像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怪不舒服。

“乡下曲辫子！”夹着一支水笔的手按在算盘珠上，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边射出来，“一块钱钞票就作一块钱用，谁好少作你们一个铜板。我们这里没有现洋钱，只有钞票。”

“那末，换中国银行的吧。”从花纹上辨认，知道手里的钞票不是中国银行的。

“吓！”声音很严厉，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这是中央银行的，你们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

不要这钞票就得吃官司，这个道理弄不明白。但是谁也不想弄明白；大家看了看钞票上的人像，又彼此交换了将信将疑的一眼，便把钞票塞进破布袄的空口袋或者缠着裤腰的空褡裢。

一批人咕噜着离开了万盛米行，另一批人又从船头跨上来。同样地，在柜台前进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赶走了入秋以来望着沉重的稻穗所感到的快乐。同样地，把万分舍不得的白白的米送进万盛的廋间，换到了并非白白的现洋钱的钞票。

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旧毡帽朋友今天上镇来，原来有很多的计划的。洋肥皂用完了，须得买十块八块回去。洋火也要带几匣。洋油向挑着担子到村里去的小贩卖，十个铜板只有这么一小瓢，太吃亏了；如果几家人家合买一听分来用，就便宜得多。陈列在橱窗里的花花绿绿的洋布听说只要八分半一尺，女人早已眼红了好久，今天柴米就嚷着要一同出来，自己几尺，阿大几尺，阿二几尺，都有了预算。有些女人的预算里还有一面蛋圆的洋镜，一方雪白的毛巾，或者一顶结得很好看的绒线的小团帽。难得今年天照应，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让一向捏得紧紧的手稍微放松一点，谁说不应该？缴租，还债，解会钱，大概能够对付过去吧；对付过去之外，大概还有多余吧。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买一个热水瓶。这东西实在怪，不用生火，热水冲下去，等会儿倒出来照旧是烫着的；比起稻柴做成的茶壶窠来，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他们咕噜着离开万盛米行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袋里的一叠钞票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还要添补上不知在那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人家才会满意，这要等人家说了才知道。

输是输定了，马上开船回去未必就会好多少；镇上走一转，买点东西回去，也不过要输账上加上一笔，况且有些东西实在等着要用。于是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簇，拖着短短的身影，在狭窄的街道上走。嘴里还是咕噜着，复算刚才得到的代价，咒骂那黑良心的米行。女人臂弯里钩着篮子，或者一只手牵着小孩，眼光只是向两旁的店家直溜。。小孩给赛璐珞的洋囡囡，老虎，狗，以及红红绿绿的洋铁铜鼓，洋铁喇叭勾引住了，赖在那里不肯走开。

“小弟弟，好玩呢，洋铜鼓，洋喇叭，买一个去，，”故意作一种引诱的声调。接着是——冬，冬，冬，——叭，叭，叭。

当，当，当，——“洋瓷面盆刮刮叫，四角一只真公道，乡亲，带一只去吧。”

“喂，乡亲，这里有各色花洋布，特别大减价，八分五一尺，足尺加三，要不要剪些回去？”

万源祥大利老福兴几家的店伙特别卖力，不惜工本叫着“乡亲”，同时拉拉扯扯地牵住“乡亲”的布袄；他们知道惟有今天，“乡亲”的口袋是充实的，这是不容放过的好机会。

在节约预算的踌躇之后，“乡亲，把刚到手的钞票一张两张地交到店伙手里，洋火，洋肥皂之类必需用，不能不

买，只好少买一点。整听的洋油价钱太“咬手”，不买吧，还是十个铜板一小瓢向小贩零沽。衣料呢，预备剪两件的就剪了一件，预备娘儿俩一同剪的就单剪了儿子的。蛋圆的洋镜拿到了手里又放进了橱窗。绒线的帽子套在小孩头上试戴，刚刚合式，给爷老子一句“不要买吧”，便又脱了下来。想买热水瓶的简直不敢问一声价。说不定要一块块半吧。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买回去，别的不说，几个白头发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阵阵地骂：“这样的年时，你们贪安逸，花了一块块半买这些东西来用，永世不得翻身是应该的！你们看，我们这么一把年纪，谁用过这些东西来！”这罗索也就够受了。有几个女人拗不过孩子的欲望，便给他们买了最便宜的小洋囡囡。小洋囡囡的腿臂可以转动，要他坐就坐，要他站就站，要他举手就举手；这不但使拿不到手的别的孩子眼睛里几乎冒火，就是大人看了也觉得怪有兴趣。

——“乡亲”还沽了一点酒，向熟肉店里买了一点肉，回到停泊在万盛米行船埠头的自家的船上，又从船梢头拿出咸菜和豆腐汤之类的碗碟来，便坐在船头开始喝酒。女人在船梢头煮饭。一会儿，这条船也冒烟，那条船也冒烟，个个人淌着眼泪。小孩在敞口朝天的空舱里跌交打滚，又捞起浮在河面的脏东西来玩，惟有他们有说不出的快乐。

酒到了肚里，话就多起来。相识的，不相识的，落在同一的命运里，又在同一的河面上喝酒，你端起酒碗来说几句，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中听的，喊声“对”，不中听，骂一顿：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

——“五块钱一担，真是碰见鬼！”

——“去年是水灾，收成不好，亏本。今年算是好年时，收

成好，还是亏本！”

“今年亏本比去年都厉害；去年还赚七块半呢。”

“又得把自己吃的米卖出去了。唉，种田人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米！”

“为什么要卖出去呢，你这死鬼！我一定要留在家里，给老婆吃，给儿子吃。我不缴租，宁可跑去吃官司，让他们关起来！”

“也只好不缴租呀。缴租立刻借新债。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去缴租，贪图些什么，难道贪图明年背着更重的债！”

“田真个种不得了！”

“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是满写意的。”

“逃荒去，债也赖了，会钱也不用解了，好打算，我们一块儿去！”

“谁出来当头脑？他们逃荒的有几个头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听头脑的话。”

“我看，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坏。我们村里的小王，不是么？在上海什么厂里做工，听说一个月工钱有十五块，十五块，照今天的价钱，就是三担米呢！”

“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上海东洋人打仗，好多的厂关了门，小王在那里做叫化子了，你还不知道？”

路路断绝。一时大家沉默了。酱赤脸受着太阳光又加上酒力，个个难看不过，好像就会有殷红的血从皮肤里迸出来似的。

“我们年年种田，到底替谁种的？”一个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疑问。

就有另一个人指着万盛的半新不旧的金字招牌说：“近

在眼前，就是替他们种的。我们吃辛吃苦，赔重利钱借债，种了出来，他们咀唇皮一动，说‘五块钱一担！’就把我们的油水一古脑儿吞了去！”

“要是让我们自己定价钱，那就好了。凭良心说，八块钱一担，我也不想多要。”

“你这囚犯，在那里做什么梦！你不听见么？他们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不肯替我们白当差。”

“那末，我们的田也是拿本钱来种的，为什么要替他们白当差！为什么要替田主白当差！”

“我刚才在廐间里这么想：现在让你们沾便宜，米放在这里；往后没得吃，就来吃你们的！”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网着红丝的眼睛向岸上斜溜。

“真个没得吃的时候，什么地方有米，拿点来吃是不犯王法的！”理直气壮的声口。

“今年春天，丰桥地方不是闹过抢米么？”

“保卫团开了枪，打死两个人。”

“今天在这里的，说不定也会吃枪，谁知道！”

散乱的谈话当然没有什么议决案。酒喝干了，饭吃过了，大家开船回自己的乡村。船埠头便冷冷清清地荡漾着暗绿色的脏水。

第二天又有一批敞口船来到这里停泊。镇上便表演着同样的故事。这种故事也正在各处市镇上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

“谷贱伤农”的古语成为都市间报上的时行标题。

地主感觉收租棘手，便开会，发通电，大意说：今年收成特丰，粮食过剩，粮价低落，农民不堪其苦，应请共筹救济的方案。

金融界本来在那里要做买卖，便提出了救济的方案：

(一)由各大银行钱庄筹集资本，向各地收买粮米，指定适当地点屯积，到来年青黄不接的当儿陆续售出，使米价保持平衡；(二)提倡粮米抵押，使米商不至群相采购，造成无期的屯积；(三)由金融界负责募款，购屯粮米，到出售后结算，依盈亏的比例分别发还。

工业界是不声不响，米价低落，工人的“米贴”之类可以免除，在他们是利便的。

社会科学家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论文，从统计，从学理，指出粮食过剩之说简直是笑话；“谷贱伤农”也未必然，谷即使不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之下，农也得伤。

这些都是都市里的事情，在“乡亲”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有的呆了自己吃的米，卖了可怜的耕牛，或者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缴租；有的挺身而出，被关在拘押所里，两角三角地，忍痛缴纳自己的饭钱；有的沉溺在赌博里，希望骨牌骰子有灵，一场赢它十块八块；有的求人去说好话，向田主退租，准备做一个干干净净的穷光蛋；有的溜之大吉，悄悄地爬上开往上海的四等车。

《多收了三五斗》分析

一

叶圣陶又名叶绍钧，生于一八九四年，江苏吴县人。中学毕业后，从事小学教育工作。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即开始写作，曾在当时《新潮》及《小说月报》等进步刊物上发表作品。一九二一年叶圣陶与茅盾、郑振铎、王统照等十二个作家发起组织进步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此后他致力于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兼到大中学校授课。全国解放后，叶圣陶一直在教育界、出版界担任领导工作，曾任教育部付部长，出版总署副署长及人民出版社社长等职。

叶圣陶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他二十年代的著作有短篇小说集《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集》等。还写有长篇小说《倪焕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四三集》，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象》和散文集《西川集》等。全国解放后，还写有一些杂感、散文、诗歌和文学评论等。

叶圣陶的创作思想一开始就是“为人生”的，他的作品符合“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实，表现并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问题”的主张。作家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说：“当时仿佛觉得对于不满意不顺眼的现象总得‘讽’它一下”，

“不只是讲到学校，教员和学生的小说，我的其他小说的产生差不多都如此。”叶圣陶在其最初的作品中，就曾十分关

切地注视着下层社会里劳动人民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他在《苦菜》、“晓行”等短篇里，反映出在地主阶级剥削下，贫苦农民的痛苦生活。在《一生》和《阿凤》中，表现了被践踏，被欺凌的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作家在对生活冷静地观察和细微地剖析中，表达了对旧社会的愤激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然而叶圣陶更多的作品，是以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见长，其中最成功的是反映教育界和中小学教员生活的小说。叶圣陶曾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对旧教育制度的腐败有深切的了解，并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因此揭露旧教育制度的黑暗腐朽，描写中小学教员生活，就成为他创作的主要题材。这些作品真实地表现了小市民、小知识分子的灰暗生活和人与人之间阴冷、隔膜的关系，对于当时处在徬徨、困惑而又无力反抗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屈辱生活寄予同情，对于他们的软弱、动摇、空虚、麻木、苟且偷安的生活态度加以鞭挞。《潘先生在难中》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塑造了一个自私、卑怯，苟且偷生的小学教师潘先生的形象。他以养家糊口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在帝国主义奴役下苟延残喘却悠然自得，为反动派歌功颂德而恬不知耻，辗转在庸俗猥琐的生活中，寻求那“差堪自慰”的满足，潘先生的形象是某些旧知识分子的典型。

叶圣陶的这类作品，对于认识“五四”前后的社会黑暗，激发人们反抗黑暗势力，鄙弃消极灰色的人生，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教育意义。正如茅盾所说：“要有人问道，第一个十年中反映着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是哪一位作家的作品呢？我的回答是叶绍钧。”但是由于作家早期一度受到唯心主义泛爱思想的影响，错误地认为“爱”和

“美”是从灰色的人生转到光明的人生的必要条件。因而在他的笔下，只是暴露了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还没能塑造出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物形象。他虽然善于运用冷静的分析和讽刺的笔触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但却不能深刻地挖掘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更不能指出光明的出路，所以只问病而开不出药方，就成为叶圣陶作品的思想局限和不足。

随着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作家亲身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他的思想受到时代革命激流的冲击，他的创作有了新的进步。作品题材较以前扩大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家能够意识地摄取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题材；人物的精神面貌也有了新的变化，过去作品中那些苍白、软弱的小人物，逐渐被真正的革命者，热情勇敢的爱国民众所代替；作品中人民群众的反抗呼声越来越高，批判的力量和革命的因素不断增强。一九二六年创作的《抗争》，是表现作家处于思想变化中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郭先生，已经不再是逆来顺受，苟安活命的卑琐人物，而是敢于抗争，并认识到“联合起来是我们的法宝”的进步小学教师。一九二七年写的小说《夜》，标志着作家思想的巨大进步。作品不仅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血腥事实，同时也表现出人民群众在残酷的迫害下坚强不屈的斗争意志。一九二八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被誉为“扛鼎”之作。小说通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倪焕之“受十年时代的壮潮所激荡”，“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的生活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从“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一历史时

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个人奋斗到参加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思想变化历程。《倪焕之》是叶圣陶创作中的高峰，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标志着作家创作道路上新的进展。

叶圣陶是“五四”以来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其作品和创作思想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地向前发展着，进步着。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

《多收了三五斗》是叶圣陶短篇小说中的一个名篇。作品反映的是三十年代初中国农民的生活。当时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正日益加剧，他们在政治、军事、思想等方面加紧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同时，在经济上也进行疯狂地榨取和掠夺，通过各种手段，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为了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转嫁危机，将大量过剩物资源源不绝地倾销我国。仅以农产品为例，一九三二、一九三三这两年中，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输入洋米、洋麦、洋面竟达四百万吨以上。这些产品以很低的价格在中国市场上抛售，迫使国内农产品价格暴跌，这是造成广大农村经济破产，大批农民生活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推行反共卖国的反革命路线。对外妥协投降，取媚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残酷地镇压革命力量，惨无人道地吸吮劳动人民的膏血。他们巧立各种名目，无止境地增加苛捐杂税，当时的捐税多达一千七百多种，有的地方甚至予征四、五十年以后的

捐税。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挽救日趋严重的财政危机，竟然滥发公债和纸币，使物价高涨，民不聊生。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农村中，大批土地都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只得租种地主的土地，而地租约占租地总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农民的一年劳动所得，不足以维持一家人最低的生活。为了糊口，他们不得不忍受高利贷的剥削。农民为了交租还债，必须拿出谷米，而奸商就乘机压低米价，牟取暴利。结果农民一年的劳动所得，被剥削得净光。

由于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广大贫苦农民，在欲生不得、走投无路的困境中，一种自发的反抗意识渐渐地萌发了，他们被迫起来抗租抗税，纷纷走上反抗的道路。中国是全国都布满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本篇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社会现实。作品中的“旧毡帽朋友”就是旧中国千千万万深受重重压迫、剥削，自发的愤怒达到饱和点的贫苦农民的代表。

三

《多收了三五斗》以一群农民一天中的活动为线索，紧紧围绕着“旧毡帽朋友”粜米这一中心事件，通过对粜米、购物、交谈三个场面的描写，展开了全部故事情节，揭示出作品的主要矛盾，表达了具有深刻意义的主题思想。

全篇分四大段。

小说的第一大段，写的是“旧毡帽朋友”粜米。粜米是表现主题的中心事件，它决定着全部故事情节的发展。作品通过对粜米过程的描写正面表现了小说的主要矛盾，即农民